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9卷

(20世纪50年代[Ⅲ])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50 年代 [II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

本卷主编 朱以中

第
9
卷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9卷, 20世纪50年代. 2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 ②胡... ③徐... 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
- 中国-当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862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李 虹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/ 38.75

字 数 / 47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 - 2000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 永 德

王 育 生

王福麟

毛金钢

方梓勋（香港）

田本相

朱以中

刘 平

刘厚生

刘锦云

孙德民

杨绍林

李默然

余 林

沈 玲

宋国锋

张 明

邵钧林

林克欢

欧阳逸冰

郑邦玉

郑振环

赵有亮

赵瑞泰

胡 可

荣广润

徐晓钟

黄美序（台湾）

黄维钧

穆凡中（澳门）

戴英禄

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 主 编：王 永 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 永 德

王 育 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卷次表

第 1 卷	(1907 ~ 1929 年)
第 2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])
第 3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I])
第 4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])
第 5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])
第 6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I])
第 7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V])
第 8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])
第 9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])
第 10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I])
第 11 卷	(20 世纪 60 年代)
第 12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])
第 13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I])
第 14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])
第 15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])
第 16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I])
第 17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])
第 18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I])
第 19 卷	(2000 ~ 2007 年)
第 20 卷	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

目 录

第9卷

(20世纪50年代[Ⅱ])

同甘共苦	岳 野(1)
无名英雄	杜 宣(99)
布谷鸟又叫了	杨履方(175)
关汉卿	田 汉(249)
茶馆	老 舍(327)
最后一幕	蓝 光(389)
东进序曲	顾宝璋 所云平(465)
四十年的愿望	李庆昇 石 玺 石 曼 田广才 赵 铮(541)





同甘共苦

(五幕七场话剧)

岳 野

人物表

孟蒨荊——39岁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。

华云——31岁，孟蒨荊的妻子，省人民医院处长。

孟华——8岁，孟蒨荊和华云的女儿。

孟老太太——孟蒨荊的母亲，60岁。

刘芳纹——37岁，孟蒨荊的前妻。

孟榛——孟蒨荊、刘芳纹所生之子，16岁，中学生。

展玉厚——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，40岁。

梁上君——39岁，报馆编辑，作家。

赵陶——贸易工作者，45岁。

张兰娥——赵陶之妻，42岁，百货公司会计员。

帅剑辉——人皆称“老帅”，59岁，军委后勤部副部长。

姜广爱——57岁，民主妇联委员，帅剑辉的爱人。

贾秀玲——18岁，孟蒨荊家里的保姆。

集大成——省委通讯员，18岁。

赵参谋——约40岁。

警卫员——二人。

客人们——周、吴、郑、王等。

副导演——30多岁。

漂亮的女演员——25岁。

厨师——一人。

琴妮——16岁左右的农村姑娘。

老乡们——越多越好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〔一九五五年三月里，一天下午五点多钟。

〔在华北一个省城里。

〔省委干部宿舍是新盖的，我们在舞台上看见的是二楼一个不算很小的客厅，这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蔚荊的新居，论说房子还不错。就是墙壁、门窗的颜色有些惹眼，这不知是哪位“高明”设计师的“功德”。

〔这是客厅，同时又是饭厅，中间偏左有通走廊的门，也就是这一家出入的大门，右面墙上的两扇门一通向保姆住房，另一则通向厨房，右墙上的门是卧室。

〔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还未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，沙发、餐桌、椅凳等摆得都还不成个“章法”。而且上边都堆放着未打开的行李卷、书籍、相框、洋囡囡等各种物件和孩子的玩具，在说明主人新搬来之后，还未来得及布置。

〔贾秀玲——这家的保姆，从厨房里端着一大白瓷碗的热汤，烫得她“吃吃哈哈”地走了出来。这个姑娘也不过十八九岁。挺俊的，乌黑的头发，白里透红的圆脸，大眼大嘴，只是眉毛稍觉粗浓了些。

〔门外有人敲门。

贾秀玲（嘴上用着劲，捧着满碗热汤走着，对门外）哎，你进来吧！（一说话，汤便从碗里流到手上，烫得疼了，手更不稳了，越不稳越烫，一时又放不下，终于叫了起来）

〔门外的人闻声破门而入，这是省委里的通讯员集大成，莽莽撞撞的一个小伙子，三步两步走上来；一看便连忙把汤碗接过来，替她放到餐桌上去。贾秀玲两只手就像鸟翅膀一样，上下扇动着，用嘴吹着，集大成转过身来，也帮着吹。〕

贾秀玲（连忙把手藏到身后去）谢谢，你有什么事？

集大成（也不细看对方，恭敬地）您就是孟部长的爱人华同志吧？

贾秀玲华——不，她不在家。

集大成你是——

贾秀玲我是他家的保姆。

集大成保姆？这里的保姆我都认识，你怎么这么面生？

贾秀玲我今天才来。

集大成我说嘛！（坐下来聊）你是哪道街的？

贾秀玲我——不，我们那道街没名儿。

集大成奇怪！咱这省城里哪道街没名儿？送信怎么送法？难道出了条黑街啦？

贾秀玲（又吹手）我在乡下。

集大成噢！你是个“盲目流入城市”！

贾秀玲不不！我有村政府的介绍信，我不“盲目”！我有“计划”，村里合作社不办啦，我才到这里来找工作的。要不我把介绍信拿给你看看！

集大成那就甭麻烦啦。

贾秀玲（平等地与集大成交谈）你在哪里工作？

〔集大成用大拇指指指脑后。〕

贾秀玲（不明白，看见集大成身后是把椅子）是在——是在木匠铺里呀？

集大成（不悦）哎，什么木匠铺？我是省委的通讯员！同孟部长在一块工作。（这才想到自己的工作，忙把身后的背包转到前面来，取出一个大信封和一个小信封）这里有一个急件，——急件就是紧急的“件”，懂吗？喏，就是这个大的。我刚才送到孟部长办

公室去，说他回家来啦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等孟部长一回家，你就马上、立即、赶快给他。要是孟部长的爱人华云同志先回来，你就先交给她，她知道该怎么“处理”。这个小的，是平信，平信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封信，没关系，你一块交了就成！

贾秀玲 （接信）哎。

集大成 （熟练地把背包一甩，背包又到了背后，拉拉帽子要走了，觉得口渴）请问你们家有水没有？

贾秀玲 有！

集大成 在哪儿？

贾秀玲 自来水管子里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
集大成 我说是开水，喝的。口干。

贾秀玲 那，有是有来着，可是你坐会儿，我给你烧壶去怎么样？

集大成 行啦，那就甭劳驾啦。（往外走）回见。

贾秀玲 哎，你叫个什么名儿？

集大成 我集大成！你呢？

贾秀玲 我叫贾秀玲。

集大成 好咧！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贾秀玲）回见，贾秀玲同志。

〔贾秀玲看看手上的信件，不知往哪里放才好，突然想到锅里边还炒着菜，拿着信件连忙跑进厨房去。

〔片刻。

〔华云领着女儿孟华，推门迈着疲倦的步子进来。

〔华云三十一岁，看上去仍像二十四五的人，身材高大、丰满、漂亮。穿着入时的春装，衣料子是好的，样式是讲究的，但颜色却朴素端庄，烫发，但不露修饰痕迹。细眉大眼，长长的睫毛，碎玉一样的牙齿包含在红润的嘴唇里。说话像她做事一样干脆利落，她有着许多优于别人的地方，正因为这样，也就常常流露出优越感来。因为她自己心快手灵，便也常常责怪别人迟笨。性子偏急，好强，表面倔强，实际上较脆弱、任性。

〔孟华，八岁，非常聪明漂亮，很像妈妈，但稍有爸爸的男子气味，她穿的是全家最好的，颜色样式也是最漂亮的。

华云 （松了一口气，拉下自己的纱巾，坐进沙发里去）哎呀！总算又

办妥了一件事。

孟 华 （脱下外衣，叠好，放在一边）

华 云 哎呀，看堆的呀！这个秀玲，叫她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还没动一动呢。（叫）秀玲啊，秀玲！

孟 华 （东找西看，推开卧室门）妈妈，爸爸没回来！

华 云 （看手表）知道他不会比咱们早回来，小华，快坐下歇歇吧。

孟 华 真讨厌！说好大家到六点钟都回来的。嗯，人家都饿啦。（看见桌上的菜汤）妈妈，汤都打好啦！

华 云 怎么？先做的汤？菜呢？（走去看看）也不盖上，都凉啦。瞧这份儿乱劲，调工作，搬家，换保姆，真烦啦！

孟 华 我高兴！

华 云 故意调皮，反对妈妈是不？

孟 华 不，明天我就开始到新学校上学去啦，妈妈，你不高兴吗？（拉妈妈）你说呀，妈妈！

华 云 高兴，高兴。哼！为了你转学，妈妈的腿都快跑断啦，可是你爸爸管都不管。

孟 华 他忙呀！

华 云 是啊！妈妈就不忙？他一调工作咱们全跟着忙，你得转学，我得跟着调工作。唉！谢天谢地，但愿这回定下来吧。

孟 华 不，我希望爸爸天天调工作！

华 云 怎么着？

孟 华 我好跟着爸爸（像诗人一样挥臂朗诵）走遍全中国！

华 云 嘿，这爷儿俩算是对劲儿啦！不过，小华，你来，坐在妈妈这儿，我告诉你：这回咱们要在这里多住几年啦，爸爸在华东工作了四五年啦，他是北方人，很想家，也想奶奶，这儿离家近啦。

孟 华 奶奶、奶奶，（小嘴一撅）我都八岁啦，还没见着奶奶是什么样呢，真讨厌。

华 云 别说你啦，妈妈也还一直没见过奶奶呢！

孟 华 奶奶为什么老不跟咱们一块儿住呀？

华 云 爸爸写了多少信啊！请她来，总不来，说离不开老窝，又嫌南方天热雨多，住不惯。

孟 华 我住得惯！妈妈，我哪儿都住得惯。你算算呀！哈尔滨、石家庄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……对啦对啦，还有齐齐哈尔！

华 云 （笑）你知道什么齐齐哈尔？在那里你生下来两个月就离开啦！

孟 华 可是那我也算到过齐齐哈尔呀，妈妈，我到过！不是吗？妈妈你说。

华 云 （笑着）对，那算是你的老家。

孟 华 河北是爸爸的老家，江苏是妈妈的老家，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。妈妈，我打参加革命以来，看走过多少地方啦呀？

华 云 什么？什么？参加革命？

孟 华 是啊，妈妈，我不是一直在革命里长大的呀！

华 云 （实在好笑）对，对，这样计算起来，打你生下来，你已经有八年零两个月的革命历史啦！

孟 华 哎呀！饿死啦！干嘛爸爸还不回来吃饭呀！真讨厌极啦！

〔敲门声。〕

孟 华 （跳起来）爸爸回来啦！（跑去开门）

〔慢慢探身进来的是张兰娥，百货公司里的会计员。〕

〔张兰娥四十二岁，肥肥胖胖，非常相信三分人材七分打扮的道理。烫发、画眉、朱唇，每每都显露着化妆的痕迹，为人心直口快，乐天安命，“急公好义”，爱交际。〕

张兰娥 （半身门里半身门外）是这里吗？（发现了华云）啊呀！华云！可找到你啦！

华 云 （一下认了出来）兰娥？是你？大表姐！

张兰娥 哎呀，听说你来啦，老说来看你们，就是个忙，几年不见，华云你长胖啦。啊，我呢，你看，华云，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点儿？

华 云 （只好——）是啊，是啊！你好啊！

张兰娥 （发现孟华）这是谁，女儿啊？叫什么来着？

孟 华 我叫孟华，阿姨你好？

张兰娥 好，真乖！（捧着孟华的脸）哎呀，简直是照妈妈的样子做出来的一件小仿制品嘛！（转对华云）像你一样漂亮！

〔贾秀玲端一碟菜上。〕

华 云 秀玲，小华饿啦，你先拨点菜让她先吃吧！

孟 华 妈妈，我先洗手去，也许爸爸就要回来啦。

华 云 好，去吧。

〔贾秀玲把菜放下，领孟华下。〕

张兰娥 （坐下来，看见搭在沙发上的华云的纱巾）怎么，华云你还是喜欢绿颜色啊？

华 云 （微笑着不置可否）

张兰娥 （观察着）怎么，肚子又大啦？

华 云 （一半笑张兰娥的问话，一半笑她还是那个老样子）没有啊！（拉拉上衣坐下来，转话题）你和表姐夫都很好吧？

张兰娥 他很好，就是老不在家。

华 云 到哪儿去啦？

张兰娥 他还是老本行——贸易工作，天南地北地转游。

华 云 你们的感情一直还是那么好吧？

张兰娥 （最爱听）哼，他每次走总是说舍不得我，舍不得我，可是到了还是舍下我走了，谁知他心里怎么想？老实说，我慢慢有些不放心他了。

华 云 （笑）你怎么这样说？老夫老妻啦！

张兰娥 不，华云，根据我的观察了解，有些男人真不像话，今天结婚，明天离婚，结了离，离了结，就像在跳舞场上随便换个舞伴一样。不过我们老赵还好，他胆子小！

华 云 （不想在这方面接话）你的工作怎样？还做会计？

张兰娥 会计！先在人民银行，现在调到百货公司啦。（环顾）这个房子还好，哎呀！还乱着呢，真像刚搬来的样子。（走到镜子前，左右辗转，欣赏着镜中的自己）华云你身上穿得太素啦，现在是幸福的新社会啦，要打扮着点。哎对，孩子的爸爸呢？

华 云 （有些寂寞、怅惘地）他还没回来，这不，一直等他回来吃晚饭呢，你吃饭了吗？

张兰娥 吃啦。告诉你，今儿我是去看戏的，因为时间还早就到你们这儿来看看你，另外还等个人。华云，有个事儿你想不到，你猜今晚是谁请我去看戏？

华 云 我打哪里知道去。

张兰娥 梁上君！记得吧？你一定会记得这个人的。他还没结婚呢。

华云 前两年好像听说他结了婚似的？

张兰娥 不，一直还没结呢。嗨，人家现在可抖着哩！在报馆里当着编辑，又是作家，哟，神气着呢！稿费一拿就是成百成千的，社会上又有名又有地位；发表起意见来，咱都不懂。

华云 他在写作上，才能还是有的。不久以前好像还看见过他的作品呢！

张兰娥（一笑）看，你对他还是关心的吧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回他，梁上君向我打听你，他说本来他热烈地追求着你，后来你跟老孟好啦，结婚啦，他说对他的打击重极啦！

华云（制止）说这干么？

张兰娥 他听说你调到这里来工作啦，很想见你，我们说好的，今晚先来看看你，然后一块去看戏去，大概就快来啦。（看表）

华云（稍有不安）噢。

张兰娥（吸烟）唉，人的事儿，难说。

华云 屋子里的东西太乱啦。（想摆摆椅凳）

〔敲门声。

张兰娥（主人姿态）请进。

〔门启处，梁上君嘴角挂着微笑，仪态动人地走进来。

〔梁上君三十九岁，中等身材，穿藕色中山服装，外罩春天穿的大衣，十分潇洒。瓜子脸，定睛看时脸上还有几颗浅皮麻子；不难看，反而增加了几分俏气。

梁上君（见华云，连忙把右手里拿的书籍杂志递到左手，头稍往后一昂，将右手伸出与她握手）华云，华云，你好啊？

华云（不知为什么脸有些发热）好，你好，上君！（想将手抽回来，可是仍为对方紧握着）

梁上君 我也很好，哎呀，多年不见啦！（又紧紧握了一下，松开了对方）

华云 是啊，是啊，请坐吧，刚搬来挺乱的。

张兰娥（笑）哎呀，瞧你们，简直就像是具有多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见似的。

梁上君 大姐，你来了一会儿吧？华云，你别忙活，我们就要走的。时间

不多啦。

华云 这几年你又写了不少作品啦，真羡慕你们这些有成绩的人。

梁上君 （口齿流利地）别说这话啦，我这几年才算什么也没做呢，一是因为当着编辑，写作的时间就不多，另外是一般的东西——不痛不痒的，就懒得写，要想写点“干预生活”的东西呢，又不是那么容易发表，所以也就没写什么啦。

华云 我在南方读过你的作品，我觉得很好。

梁上君 （兴奋）不行，那些东西都很浅，现在我深深觉得作品大胆干预生活的重要。不然，一篇东西登出来第二天就被忘了，实在没多大意思。所以最近我计划下去一个时期，回来好好地写点东西，至于说受批评，我反正也看透啦，你批评，我反批评，不斗争实在不行啦！

张兰娥 （呵欠，猛然记起了，看看表）呀！作家同志，戏快开演啦，咱们快走吧。

梁上君 对对，走。华云，改天请到我们那里去玩好吗？

张兰娥 这你放心，她会去的。华云，上君现在是我们的房客，唉，他呀，不给房钱，意见还一堆一堆地提。快走吧，要不第一幕又看不见啦。现在的规矩，都是开了幕不准进场。

梁上君 快走吧。

张兰娥 哼，为了这次会见，说不定还得叫我瞧一回没头的戏。再见吧，华云。

华云 （送）再见，不送啦。

〔张兰娥拉着梁上君，她边走边对梁说着话下。〕

〔华云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，又坐回沙发上去，她知道还要等。〕

〔孟华从厨房跳了出来。〕

孟华 妈妈，我吃完饭啦，在里边吃的。怎么爸爸——

〔门没有敲，开了。走进来孟蒨荊，孟华的爸爸。〕

〔孟蒨荊三十九岁，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。身材高大健壮。穿黑呢子制服，一向不但不扣风纪扣，领扣也不扣，有时衬衣领子还折皱着露到外边来。他是四方脸，因为爱思考，鬓角已经开始上抽、鼻翼两侧的毅力纹也越来越明显了。卧蚕眉下一双大眼